母親的那面牆

做為遺物，母親留給我一面牆。

朋友概略計算，倘以一張三百計價，總值少說有三、四十萬。殊不知 CD 的折舊，堪比新車，落地開封，價錢就減損了。親友不止一次指責她，家不殷實，僅能溫飽，不應耗擲在此。

父親創業勤奮卻始終像無家無兒的浪子，長日未歸。陌生感不見得具有吸引力，反像個透明的氣團橫亙彼此，不在反倒自在。母親心中也有幾團氣。嘔氣，想逼父親負責家用，所以不肯外出工作。賭氣，她常說就算沒有丈夫在旁，也能教好兒女。

為了生活，母親在家接貨，全靠重覆的單調的機械式的動作，縫綴繽紛的彩珠亮片，攢下一筆筆的生活費。家庭代工不適合讓眼睛分神，聽電視、聽廣播，耳朵就變得特別靈敏，是勾起所有情感的受器。

家住永和，樂華夜市有個攤販專賣卡帶。老闆在領土中央，插根鐵桿，掛盞黃燈，鐵架三面，台華西日粵，琳瑯滿目。母親總會帶上幾捲，內容不定，貓王瑪丹娜美黛甄妮童安格，此外，還特別愛買「每週金榜」。

「每週金榜」，20 首歌，首首是熱門排行的主打，便宜划算，我和哥哥最期待，那是校園生活的黏著劑，可黏附同儕的話題。

母親對音樂的喜好，雜食到出人意料，或許攤販老闆鼓舌有功，三不五十，兩人交耳，母親就會開啟新領域，好比喜多郎。

喜多郎的音樂，不如他的名字。小學五年級的我，首次聽到全無人聲的音樂，瞌睡頻頻。母親播放了一陣子，反覆地在代工的布料上刺進縫出，特別平靜，那音樂幽冥悠長，有時像在浩瀚的宇宙，有時又似身處杳無人煙的沙漠，母親或許被引入了某個時空，洗滌無數暗夜的哭泣。

有聲的詞是陪伴，無詞的樂是排遣。母親不太會表達那些深藏體內細膩曲折千絲百轉的情緒，朋友甚少，也無以傾訴。從這些小方盒中流洩出的音樂只要對了味，就能消散一點婚姻家庭的苦悶。

自從 301 條款，肅正風氣之後，才知道「每週金榜」原來是盜版。攤販老闆說卡帶要退場，未來將是 CD 的世界了。

改朝換代，無論願意與否，總帶有絲絲的憂慮與恐懼。

方塊逐漸換成圓盤，母親認為 CD 高級，難被取代。攤販老闆早已倒戈，改賣臭豆腐，變化之快，半歲不到。退場的還有家庭代工，為求溫飽，學歷不高的母親，選擇外出工作當清潔員。

平日在辦公大樓清廁所，假日去陽明山別墅為有錢人打掃，能夠解放勞動

疲憊的身軀，當屬買 CD 了。

母親沒有駕照。她打聽到基隆夜市有些賣 CD 的攤販，常在星期六的夜晚，帶著我們坐「板橋基隆」專線，從永和駛經高速公路，燈火由明轉暗，穿過涵洞隧道。下車後也不怕陌生，抓問幾個路人就直奔夜市。我和哥哥驚訝極了。母親的活動範圍只以永和為主，偶爾擴及臺北與中和，基隆夜市，我們定義為探險之旅。

找到 CD 攤商才是正事，小吃變成附屬。她無意間發現綜合版專輯，說是無意，也不全然。樂華攤商老闆教過她，檯面上賣正版，只要肯多問幾句，夠力的老闆能找到管道，拿到盜版。因著這地下 CD，我們多去了幾次基隆夜市。後來，著作權法愈趨成熟，幾次撲空，基隆的探險之旅也自然停止。

清潔員雖是苦力工作，在外的資訊流通還是很快。母親不久找到「淘兒」，走中正橋取代高速公路，從基隆夜市移至西門鬧區，客運換成計程車。

「淘兒」，彷彿世上的 CD 都集運至此，此處的世界觀與知識點，對於國中的我，算是海量了，站在塔中，人變得好小，全球的樂聲同時鼓動，轟轟然，強大有力，音樂的世界哪有個邊境啊！母親喜歡帶上我，放我任意閒逛，她很安心，微笑地逕自上三樓去了。我看看四大天王，翻翻酒井法子。每回去「淘兒」，母親從未空手而返，多數是西洋流行歌曲。

後來，西門町的戰線，拉長一點，是因為「佳佳」。「佳佳」綜合了傳統與前衛，空間小，安定而溫暖。

有那麼幾年，我們母女關注世足賽的碎片，不是為哪個隊伍加油吶喊，而是期待轉播音樂會。1994 年世足賽全球轉播音樂會，當三大男高音唱起〈我的太陽〉、〈飲酒歌〉時，母親全神貫注，眼眶含淚喊著「安可」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為音樂感動落淚的母親。此後，我們常爭論誰唱得好，誰長得帥。我喜歡微笑大鬍子—帕瓦洛蒂，母親則欣賞矮個—卡列拉斯，尤其那雙堅毅的眼神。

世足賽後，母親多次詢問「佳佳」，CD 何時入貨？到手方休。

音樂無國界，卻易有鴻溝，世代的、國族的，鴻溝一旦築起，要跨越便如摘星一般。母親非收藏家，也不著意偶像，沒有低俗高尚之分，只專注觸動她心弦的音樂。

父親在我高三時返家了。空氣流動的不太自在。母親常常播放音樂。父親不曾提起母親的 CD，也沒注意過數量的變化，不過，母親開始為她的 CD 找家，裝 20 片到裝 60 片的木盒，安放在角落，大小不一。

父親說服個性保守的母親創業，開了家庭式的清潔公司。平日保養，假日專司打蠟，除了軍旅的哥哥，偶爾請兩三個阿姨。

假日打蠟，早八晚六，工時長，苦悶無聊，提神物全仰賴母親提供。母親跟業主請示，借用廣播系統，播放她帶來的 CD 片。如此，每個空間都「雨露均霑」。有時是芭芭拉史翠姍溫暖渾厚的〈EVER GREEN〉，之後，播接俞麗拿的

〈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〉，淒楚哀怨的琴聲，再接上洪榮宏〈台北今夜冷清清〉，又或是林志炫的〈散了吧〉，連〈歌劇魅影〉、顧正秋的〈玉堂春〉也都能排上播放列。就這樣處在不知今夕是何夕的狀態，完成洗地吸地拖地上臘的步驟，當然，偶爾也會換來歐巴桑阿姨說，老闆娘，你放的音樂我都聽不懂。

五年的安樂光景，終於被人事成本、機器設備、標案競爭、超支預算磨損變調。父親籌款積欠了高利貸。錢莊逼債的那天，父親隱遁了，我瞧見母親驚嚇心涼的眼神。當晚，憑藉打工攢存的錢，我帶著母親逃離。舅舅開車，想幫我們載點行李又忍不住指責母親，原來，母親捆了幾簍行李，衣物沒幾件，帶上的仍是她的 CD。母親哀求地看著我，我點了頭。

人生中總有些微物，宣告成長與臍帶的切割，或許是嗆口的菸、苦喉的酒，只是沒想過的，原來也可以是 CD。

我也開始買 CD，卻經常引起兩人爭吵。母親經常錯記買主，硬將我的 CD 搶奪，她像隻螃蟹，強螯夾到不會輕放。而我此後想聽，就得哀求。母親在乎她的 CD，或許是自幼的貧苦環境，長女得要顧上弟妹，割捨多於擁有。

母女爭論，多數我輸。後來，為了不起衝突，不想看母親臉色，我刻意轉向小時候聽不懂的新世紀、古典樂，她不會喜歡的冷門歌手。然後，在心裡叨唸，她的執著與佔有，有時，竟然扭曲地安慰自己，這以後都會是我的，別跟她爭。

與父親分居後，住過新莊、泰山，最後落腳在三重，生活安實了，但腎病卻限制了母親的行動。我幫母親挑了積木型的 CD 盒，一塊可放十片，組裝自如。母親就像工頭，用這些方正鏤空的積木，慢慢地將房裡的一面窗築成了實牆。生病的她，經常關在房間，看電視聽音樂，仍是不變的娛樂，只是越來越宅化。

不過十數年，重度憂鬱、輕度失智，接踵而來，我開始害怕母親聽音樂，任何樂音都讓母親有流不完的眼淚，她夜半不寐，起聲懷疑我偷竊她的 CD，我甚至覺得這是一堵封閉母親靈魂的牆。

母親的這面牆好像有著規律，卻又不然。沒有英文字母的排列法，沒有國界之分的排列法，披頭四們偶然夾了一位投機者。蕭敬騰旁擺的是江惠。當年，感動的世足賽，牆裡多了幾張帕華洛蒂。多張的柴可夫斯基專輯，總是在他的第一號協奏曲，用黑色奇異筆記留小小的鉤，那是她最愛的鋼琴曲。CD 總是妥妥地安穩在盒裡，沒有超出規格，沒有特殊包裝，那些介紹性質的外裝，母親不會執意維持完整，偶然從牆上抽出一張專輯，可能就有母親娟秀的字，寫在外殼或 CD 上一靜。字寫得簡單，卻是母親與它們的安靜共處，母親的言與不言，都在這面牆裡了。

母親過世三年後，首次在這面牆前停留，目光游移各處，CD 殼上的記號、光碟片上的名字，我不見的 CD 原來在此，摸到會哭，看到會笑，也同時想

說，媽，沒人在聽 CD 了，又要改朝換代了囉。

（2024 年 吳濁流文學獎 散文組 首獎）

荒山之夜

山城的另一邊仍有河，這條不算陌生的公路，來往出入很多次，今晚卻多了點陌生感，或許是因為第一次帶上母親，從市區驅車前往山城，準備住院。

這十幾年，母親因為洗腎，頻繁進出醫院，住院已成慣常。等待病床通知，準備盥洗物品，貼身舒適的衣服，例行如常。母親總不忘叮嚀帶上的是手機。手機不是用來聊天解悶，而是拿來聽音樂的。手機裡的歌單隨機排序，卻是一首首指定要求我灌入的。母親總說在嘈雜的病房裡，音樂是陪伴，是隔絕，能安心。

從容地幫母親整收這些物品，母親皺眉問我為何換了院區，為何晚上入住？畢竟，母親過往的住院經驗，多是從急診室開始，轉往加護再轉往一般。其實，我也感覺疑惑與不安，但深怕牽動母親的情緒，所以習慣掩抑。只是簡單回覆，聽命醫生，醫生說希望母親好好住院休息。

母親靜靜地跟走在我身後，我們進入陌生的院區，老舊棟樓就藏在院區的深處，柔弱的照明，始終無法撥開黑夜，顯得孤寂與陰森。我們像走進迷宮，找了一會，終於來到報到處。

迎面而來的是整牆的鐵柵欄，我和母親還來不及反應，警衛便要我們把所有物品繳出，手機，金屬物，甚至，口袋的錢幣都不可留在身上。檢查完畢，開了小鐵門，半推半就地將我們推入門內，我詫異驚恐，甚至湧上莫名的羞恥感，我們究竟來到了什麼地方？

定睛後，刺人的是眼前的白。母親開始挽著我的手臂，我們站在長長的走道中間，白色的走道、牆壁與照明，通透的白又印射了白，才知道，原來，白，不是永遠令人舒服的。細長的走道，還設有柵欄，護理長說這是為了區隔男女，分開活動，話一出口，才發現這裡靜的異常。

護理長直接帶我們參觀病房，走道左側第一間。白白的牆，白白的床，無情無感，嚴峻的讓人想逃離。床三張，母親將要睡在離門口最遠的第三床。不是要探人隱私，為了要到第三床，依序得經過那些未拉床簾的病床。第一床，是花白蓬頭，背略駝的老婦，順著床沿來回走動，看了母親，笑了，喊了聲「阿嬤」。第二床，是個三十出頭的少婦，四肢釘板板的，僵直的躺在床上，雙目瞋盯著天花板，嘴巴同眼一般，始終沒有闔上。究竟是什麼的人生，讓她們來到這裡？可我沒時間多想別人的人生，腦袋嗡嗡的，我只是覺得母親今晚要睡在這裡嗎？母親會跟她們一樣嗎？

護理長將母親安定在休息室，催促我趕緊去辦住院手續。臨出病房前，母親竟回頭跟第一床的老婦說，「不准喊我阿嬤」，母親向來無法接受「老」的到來，認真而慍怒，然而，這是進入柵欄空間裡，母親的第一句話。

甩上了鐵柵門，我走出樓棟，要辦住院，卻不知該走往何處？只知道眼前闃黑一片，寒風從四方竄流，無法分辨方位，覺得周圍好似有山，又看不清楚山壁，

空氣中迴盪的不是只風的聲音，而是無力感。想著剛剛病房裡的情景，母親怎麼熬過接下來的夜晚？眼淚竟也不自覺的掉下來。

三毛曾經與荷西誤闖沙漠，夜晚荒山極凍的氣溫，荷西陷在流沙泥淖中，即將暈死，三毛用盡各種方法與氣力解救了荷西。而我如今，突然也能感受三毛的心境，我好像被困在看不見的荒山，但是對於如何幫助母親，害怕卻束手無策。

原來，兩天前的診間，醫生所說的住院，指的是精神病房，而我卻渾然無覺。

母親老在診間抱怨自己睡不好。在旁聽母親的敘述，總覺得有些浮誇，可母親不喜歡我替她補充生活狀態、睡眠淺深，所以，我有時會與醫生使個眼神，作為他開藥、換藥的依據。醫生總是以笑容順應母親。所以，是母親少數能夠接受的醫生，尤其是第一次在診所看精神科之後。

首次看診，睡不好，母親也是如此說。想起那次在醫生開藥前，我細細提醒醫生母親的體質較為敏感，用藥劑量皆需小心。母親僅吃了一回藥，睡沈了三天。我帶著藥去詢問醫生，醫生冷回，以 sop 標準流程用藥，其餘皆拒絕回應。

突發的譫妄，是再次找尋精神科的關鍵。母親看到窗外遠處，鄰居的兒子正被人毆打，大喊救人。可實際上，家在四樓，母親說的遠處，空蕩無人，鄰居的兒子則好好的在家，有了觸霉頭的嫌棄。在母親的幻覺裡，害怕被人攻擊，竟拿著家裡的榔頭準備防身。我在半夜偷偷藏起了她枕下的榔頭，重新掛了診。

這是母親的第二位精神科醫生，母親在用藥上大致配合。憂鬱症，情緒低落，偶爾脾氣無法管控，但也只對我發發而已。在診間裡，不斷反覆地陳述的是睡眠與蟲。

母親都說沒睡覺。可我經常半夜躡手躡腳起來，偷偷進房探看母親在睡。即使是白天，母親坐在床上也會打個盹。

人都說聖人無夢，或許是不執著於煩心之事，故而無夢。無夢終是一個良好的睡眠狀態。可我喜歡作夢，無論是惡夢或是好夢，醒來後，回想一齣齣破碎的情節，彷彿才有睡眠的真實。

母親常有醒來後與夢境分不清的囈語。這不也是某種睡眠的真實嗎？

安排住院的那天的診間，母親說都沒睡覺，可我有在旁補充，不是沒睡，只是零碎。是因為我的補充表達，醫生沒聽見嗎？全無與零碎，在這條睡眠的數線上，答案是一樣的嗎？

還是因為蟲呢？母親常說有蟲，可實際上並沒有。反駁常常會讓母親生氣，我懂，因為不被信任。母親每次用左右大拇指反壓，嚷嚷著說她把蟲壓死了。這動作很熟悉，那是小時母親教我抓跳蚤，將跳蚤徹底碾死的姿勢。

母親曾暫時收留過幾隻孕貓，照料貓崽初生、成長、送養。為了讓貓崽能去好人家，有幾個暖陽的午後，母親會將籠子連同貓家移於空曠處，將剛長新毛的

幼崽，放在大腿縫間，任憑四肢埙動，必讓肚皮朝上，承受天光。暖陽讓跳蚤無所遁形，便用食指沾水後拈起，再用左右大拇指反壓。

反壓著，或許真有蟲吧。可是順著母親脆乾皺裂的指片掰開，要不空無一物，要不就是毛球，是鋪蓋的毯子摩擦而生的毛球。

洗腎的病人，身體會癢。母親不知從何時連結了經驗，深了根。癢與蟲，都是真實，卻因連結的時間途徑錯誤，終成虛妄。

真實與虛妄的調配出了問題，醫生也是知道的。

況且兩天前，母親的蟲並未在診間出現。

為什麼突然要住院？是我大意了嗎？哪裡出了錯？沒有別的選擇嗎？為何有住院資訊的落差？家屬應該要用什麼心情應對？剛剛病房裡的情景，又浮現在眼前。想像母親未來住在這裡的樣子。整片的白牆，會不會讓母親的蟲恣意攀爬？病房內雖沒有母親害怕的嘈雜，卻也沒可以讓母親舒心的音樂，母親要怎麼度過眼前的這個夜晚？我迷了路，沒往往院櫃臺去，而是回到了病房。

母親乖乖地坐在休息室，低頭不語，像犯錯的孩子。我看懂母親的恐懼，含著淚，疼惜母親多年所受的苦，她哪有什麼錯呢？

母親半生都在替人清潔打掃，除塵去垢，細心盡力地將雜亂歸位。現在腦中的塵垢，都成了不明的電阻，有時迴路不清，有時明暗無定，只是母親再也無法一一清掃，讓這些秩序回位。

我小心翼翼地坐到母親身邊，就怕觸動母親敏感的神經。

我想再和醫生溝通，來的是名年輕的實習醫生。我問道，沒有別的選擇嗎？年輕醫生示意我們，現在就要做最後的決定。如果不要，可以立刻退住。

「媽，你想住在這裡嗎？」母親沒有說話。「如果不要，你說一聲，我們就回家，我們再試試別的方法？」

母親用顫抖微弱的聲音說：「不想住。」

這一刻，母親是清醒的嗎？我不確定，但慶幸著。這時候，我才驚覺，我比母親更害怕她住在這裡。

向年輕醫生抱歉後，表明會重新安排回診與主治醫生討論後續。緩緩地將母親攙起，「走吧，我們回家」。縱使心中滿是荒誕的，委屈的，驚慌的，愧疚的濤浪，可聲色仍須無張，大驚小怪，只會讓母親驚慌。

穿過柵欄，向警衛拿取所有物件。走出樓棟，原本默黑的夜，竟有月光，照著我們的影子，有了路，看著影子，似乎多了些陪伴。

山城的夜，不是黑，是靛藍。回家後，母親回了房，立刻睡著，鼾聲沉穩。而我躺在床上，想著第二床的少婦，終夜沒有闔眼。

（2025 年 第十四屆臺中文學獎 散文組 佳作）